

鐵

觀

音

夏炜 著

铁观音

昆仑出版社



鐵

觀

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观音/夏炜著.-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5

ISBN 7-80040-784-5

I. 铁…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836 号

书 名: 铁观音

作 者: 夏 炜

责任编辑: 刘增新 刘立云

封面设计: 晓笛设计工作室 林 争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734 千字

印 张: 41.5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784-5/I·571

定 价: 5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童京汉

送你一杯好茶 (代序)

天赋识灵草，寄与爱茶人。

中国，是茶的原产地，是最早发现茶树，利用茶叶的国家。早在原始社会，茶已用作医药。有文字的记载也有四五千年的悠悠岁月。若是从陆羽撰写的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来看，距今也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漫长时光。从文化的视角而言，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茶叶文化对人类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闽南安溪，是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茶乡，是乌龙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青年作家夏炜，自1987年就读厦门大学，就和乌龙茶铁观音结下了不解之缘。创作小说《铁观音》，小而言之，是想为“中国乌龙茶之乡”的广大茶人和爱茶人发一点光和热；大而言之，也是想为弘扬中国悠久的茶文化添砖加瓦。

小说《铁观音》，既写了闽南乌龙茶铁观音及黄金桂、梅占、本山、毛蟹、大叶乌龙，又兼述西湖龙井、黄山毛峰、庐山云雾、碧螺春、蒙顶茶、毛尖茶、武夷岩茶、大红袍等中国名茶，更写茶人、茶



事、茶品、茶道，旨在捍卫中国茶文化的精神和本质。

小说洋洋洒洒七十万字，结构宏大，气势磅礴。既有知识性、趣味性，又有极强的故事性、社会性。作品一方面，把安溪广为流传的观音赐茶和乾隆赐名巧妙结合起来，以细腻流畅的语言描述了安溪茶道、茶艺，及闽南独有的南音清曲、装阁、尾牙与斗茶等风土人情。另一方面，将当时江、浙两地绿茶的繁荣景象与京都贡茶大会巧妙结合，同时对茶乡风俗、民情、史料与掌故给予有机阐述，追新求变，张扬人物个性。小说以娱乐传播知识，借茶事照亮生活。是一部文化味很浓的小说，而且有地域性但又超越了地域性，有知识性但又超越了知识性，有浓重的传奇性和强烈的人物命运感。

茶重在品，人重在德。

茶有茶的文化，而我们被几千年茶文化熏陶的民族，更应于品茗之中得出生命之思。

小说中的一副对联说得好：安者茶为先，达人寿自长。在越来越喧嚣浮躁的世界里，怎能少得了一杯好茶？

（作者系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目 录



1	送你一杯好茶/童京汉
1	第一章
20	第二章
34	第三章
55	第四章
67	第五章
85	第六章
105	第七章
121	第八章
138	第九章
151	第十章
164	第十一章
188	第十二章



202	第十三章
218	第十四章
234	第十五章
249	第十六章
265	第十七章
284	第十八章
306	第十九章
320	第二十章
339	第二十一章
357	第二十二章
379	第二十三章
404	第二十四章



424	第二十五章
441	第二十六章
454	第二十七章
477	第二十八章
502	第二十九章
523	第三十章
537	第三十一章
563	第三十二章
584	第三十三章
599	第三十四章
613	第三十五章
632	第三十六章

第一章

福建安溪县，蓬莱桥北有座小庙，每逢四月初八浴佛节，这里就热闹起来，全县各地善男信女，齐备香楮供品，来此顶礼膜拜。一大早，县里的商家、山里的茶农也趁此节日早早赶来，搭棚的搭棚起席的起席，围着庙边的坪古街，绵延一两里地起市，这其间，摆卦测字的、说书唱曲的、打把式卖艺的、卖豆干芋包油葱粿的……热闹非凡。



距离小庙北去二十里地的尧阳溪峰山下，住着一位远近闻名的才子叫王士琅。王士琅的父亲是康熙举子雍正进士，六十岁那年，补了候补知县，分发回原籍，却从没奉委过什么好差使。老病侵寻，王候补三年前故去。临终前，交待儿子一定要出人头地，不负父志。

这王士琅，自小聪明伶俐，有一双四面八方都照顾得到的眼睛，为人慷慨大方，平日喜欢交游。到乾隆年间，也中了举人，只是为人高傲，又丁忧三年，不曾有过实差。

这日，王士琅正在后花园弹琴自娱。书僮七哥儿进园来报：“县令庄大人和钱谷师爷尤正梁老爷来访！”这庄县令庄成和王士琅的父亲一向交好，亦把王士琅当成子侄看待。王士琅听说他带着师爷来访，忙说有请！

庄成一进后园门就大笑：“贤侄！好一曲《飘然茗草香》！真可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啊！”

“哪里，哪里！”王士琅拱手一笑，“庄大人过奖了。大人和师爷来得正好！我这刚巧有新下来的乌龙茶，咱们就此园中之景，品一泡茶如何？”

庄成点头笑说：“这真是巧了！尤师爷处也有一泡新茶，我看不妨就此一比，二位意下如何？”大家抚手称妙。王士琅便命七哥儿备炉烧水，又取出两套精美的茶具说：“好，好！难得大人有此闲情逸致，今日士琅

将拿出本地斗茶赛上的茶王，与尤师爷一较高低！”尤师爷微捋着胡须：“你先别吹，到底谁的是真茶王还说不准哩！”一面说，一面将手探入怀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泡茶来。

当下，七哥儿就在园中摆开了精致的火铜炉，铜炉上架好一只青碧的“东坡笠”精铜壶，又用一把翠黄的竹勺从一个铜水桶里舀起清亮碧凝的山泉水，加入铜壶之中。待水沸腾，士琅从厢房里端出一方黄花梨木的“福禄寿荣”四喜茶盘，取过雕花木夹，开始冲洗一套玲珑白瓷茶杯，七哥儿便在一旁开口唱道：“白鹤沐浴……”洗完杯碗，王士琅再用木茶铲将两泡茶分别落入两只粉彩盖碗，只听得落茶之声“叮叮”作响，庄成不禁赞道：“好茶！果真都是‘重如铁’！”七哥儿撇了撇嘴，又唱：“乌龙入宫——！”

紧接着王士琅一步一步的动作，七哥儿都按泡茶程式一直唱下去：“悬壶高冲……春风拂面！关公巡城，韩信点兵！”

“好！”王士琅用手做了个请势，接下去说：“大人，请赏色闻香！”庄成闻了茶香，又看茶汤，想想说：“左手之汤，色泽明黄柔润，右手之色，则清碧翠嫩，两者皆韵香扑鼻，光靠眼鼻，倒让老夫难分上下了。”七哥儿奉上茶杯：“那么请大人品啜甘露吧！”庄成品了两杯，咂咂嘴说：“左汤甘甜，右汤清冽，两杯均为圆润，不怕二位笑话，老夫实品不出高低。”尤师爷听了呵呵一笑：“头遍参，二遍茶。请大人再品一杯！”

清风穿过竹林微微拂面，庄成只觉得那两泡茶鲜醇清甘的香味直飘入鼻，忍不住又饮了两杯，“好茶，好茶！”他连声夸赞说，“应该是不分伯仲吧！”尤师爷笑说：“庄大人，您是江苏人，对我们闽南的茶，可就有点外行了！两泡茶虽同属乌龙茶，但汤色不同，自然有优劣高下，就是同一株茶树，因茶叶的位置不同、采摘的时间不同，好坏也有极大的差别呢。”他说着，和王士琅一起品啜了两杯，放下杯子，微闭了双目舔舔舌尖，睁开眼看着王士琅说：“世侄！你赢了！”王士琅微微一笑，询问道：“敢问师爷，你的茶可是取于溪峰崖陈魁‘陈圣手’处？”“正是！”尤师爷略吃一惊。只听王士琅点头说：“陈魁做茶，摊、晒、摇、炒、揉、捻、烘均为上乘！所以有制茶‘圣手’之称。但陈魁的茶，摇青之后，在嗅香之时偏重于酸酣之味。所以复烘之后，茶酸往往过重，前三泡茶汤，茶色虽然青碧，汤水则显得微硬，而茶入口则微酸。”“想不到公子如此精通茶道！佩服佩服！”尤师爷挑起大拇指说。王士琅摇头一笑：“我这泡茶，得于莘坪茶楼金老板处。从前三泡来讲，略胜师爷所携之茶，但六七泡之后，余香则未必一定胜过‘圣手’所制之茶。师爷，我听说陈魁一向好赌，你这茶叶，可也是赌来的？”尤师爷一捋胡须：“不错，不错！”





前日我见镇上文庙前来了一个和尚，自称是博弈国手，和卖茶的钱半厘弈棋，一注五十两。钱半厘我最了解，一向有‘黑白必杀’的美誉。我前去观战，正巧陈魁从莘坪茶楼里出来，见那大和尚生得高大威武，就断言和尚必胜。于是，我便和他在场外也赌押上了，一局二十两银子。果不出我所料！那和尚雷声大雨点小，和钱半厘连下三场，都输了。陈魁银子不够，就把这泡茶抵六十两银子押给了我。”庄成听了，连连摇摇头：“一泡茶抵六十两银子，师爷真是好说话！”

王士琅笑说：“大人此言略有不妥，俗话说黄金有价玉无价，这茗香茶草也是这样！你看陈魁这泡茶，花风绽嫩芽，绿叶红镶边，据我所知，是上乘的‘重如铁’，亦要百两银子一泡！”

“公子如此精通茶艺，真可谓品茶神手！”尤师爷一挑大拇指赞说，“陈魁亦是这么讲，但不知公子这泡茶出自何处？”

王士琅笑说：“师爷也是此中高手，何妨一猜？”

庄成忽然插言说：“我知道了！陈家庄！除了有名的‘风露’，谁能在今年的秋香斗茶会上小胜‘圣手’？”三人哈哈一笑。王士琅拾起焦叶琴，弄弄琴弦说：“大人尽品香茗，岂可无丝竹之声？待小侄抚一曲来伴茶。”一面说，一面弹奏了起来：“活火新烹涧底泉，与君竟日款谈玄。酒须沉醉方成饮，茶不容烹却是禅。闲扫白云眠石上，待随明月过山前，夜深归去衣衫冷，道服纶巾羽扇便……”

庄成听罢，微微一笑：“士琅贤侄，我闻此曲，感觉到你的心只在道宇之间。男子汉大丈夫，难道不想有所作为？”

王士琅淡淡一笑：“古人说，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王士琅安敢忘怀？”

“即是如此，万岁今年恩科，贤侄何不入京一试锋芒？”

“好！”王士琅拍案起身，“承蒙大人抬爱。士琅决计赴京！”

“何日成行？我好叫下人打点相送。”

“择日不如撞日！家父已故三年，士琅如今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看今天阳光明媚，我即刻成行！”

庄成大喜，忙说：“你父在时，常说你有奇才，今日一见，果不其然！”

王士琅便叫七哥儿准备行囊。庄成见他备四书五经，只携焦叶琴一具、陆羽《茶经》一部，连连称奇，当即嘱咐他说：“当今皇上圣明，百姓安康，贤侄进京，如高中三甲，亦希望贤侄能步我县榜样、熙朝宰辅李光地相爷之后，为圣上分忧，为百姓造福。”

王士琅看看秋高气爽的远山，昂首一笑：“昔日李太白进京，曾高歌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士琅亦有此志，只不过如今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何况‘场中莫论文’，假若士琅取得一方功名，只希望诚心效仿大人，造福一方百姓。不然，于花圃之中吟风弄月，亦不为过。”

庄成用眼波扫了一遍竹篱小院里迎风绽放的花草，笑了笑说：“话虽如此，还望贤侄金榜题名，为国效力！”说着，叫师爷送上五十两纹银做路上盘资，和王士琅当场话别。

王士琅收了银子，简单打点了行装，带着书僮七哥儿下山进镇。来到凤城闹市，他心想这一路北进，若无上佳的乌龙茶相伴，岂不难熬？于是带着七哥儿直奔莘坪茶楼。抬眼见茶楼双柱之上新挂着一副长对，上联是：“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饮杯茶去。”下联书：“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拿壶酒来。”

“好，好！这对子真是不错！七哥儿，咱们很久没上这茶楼喝茶了，走，进去见见金老板！”王士琅呵呵一笑，将洒金泥的潇湘折扇在手中敲两敲，昂首走进莘坪茶楼。掌柜金大头正眯着眼伏在柜台上假寐，见王士琅进门，忙支撑起身子笑说：“哟！王公子，很久不见，在哪里发财？”

王士琅尚未开口，只听七哥儿插嘴：“金老板，你没听古人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家公子这一段，正忙着在书中找这‘黄金屋’、‘颜如玉’呢！”

王士琅拿扇子在七哥儿头上一敲：“七哥儿，休要胡说！”

七哥儿摸摸头，有些委屈地说：“你不天天诵读‘大哉圣人之道’吗？”

金掌柜一听，笑了：“原来公子准备进京闱试！公子一向才高八斗，这次进京，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王士琅摆摆手：“金掌柜过奖了！对了，往日来茶楼，倒没见过那一副对子，不知是何人所书？很有些功力！”

金掌柜挤挤眼睛，笑说：“公子别急问这个，我这里倒有三泡好茶，想请公子品评。”

“金掌柜，你又要我家公子品茶！是不是按老规矩办？”七哥努嘴说。

“那是自然！”金大头一拍胸脯，“我这三泡茶由三家而来，只要公子品出这三家字号，三家茶的好坏优劣，今日你二人在我的茶馆里一切开销全免！”

“什么开销不开销的。品到好茶，自要会钞。”王士琅说。

“别，别！我看公子此去京试，定中状元！”金掌柜忙摇着丰肥的一双手说，“到时候传出话去，说我金大头请状元公吃茶还要会钞，岂不太没脸面！”

王士琅举着扇子朝他一点：“你个老滑头！不是先定了规矩要品三泡茶吗？”

金大头挠挠剃得青光发亮的头皮：“公子是有名的品茶高手嘛！”一面请王士琅上二楼靠窗的雅座坐了，一面叫小二敬备茶水。王士琅靠窗坐定，望一望渐近中午的日头，叫七哥儿下去雇车，以便午后赶往泉州府。

七哥儿出了茶馆直奔集市，谈好价钱雇好车马，又用一文钱买了两个油烧卖边吃边走，远远就瞧见一根丈高的旗杆，旗上大书：无双秋香金乌龙！七哥儿小嘴一撇，扔下小半个烧卖皮，把双手在衣襟上擦两擦，分开众人直奔过去。到了近前，才见一个留着满嘴长髯，一身道家打扮的瘦子支着一辆破旧茶车卖茶。那丈高的旗杆，则牢牢地绑在茶车之上。

七哥儿指指旗杆：“卖茶的？”

那人摸摸颊下的胡须，瞟了他一眼说：“对！但不卖给你。”

“凭什么？当我没银子吗？”七哥儿一叉腰。

“我这茶叶当世无双，只赠来年春闺高中之人，千金不换。”

七哥儿上下打量打量他说：“你是什么人？陈魁陈圣手？还是陈家庄三贵茶庄的人？要么，来自魏溪乡？”

那人仰头一笑：“某姓钱，钱半厘是也！”

七哥儿一听，展眉问道：“你就是赢了那个大和尚棋的钱半厘吗？”

“怎么？不像吗？”

七哥儿四下望望：“你下棋下得好好的，怎么今天卖起茶来？”

“天机不可泄露！”钱半厘望望矗立在远方的清水岩，一捋颊下长须说。

此时，清水岩茶峰上，魏溪乡老茶农魏饮的女儿玉萱正带着一群采茶少女，背负着箩筐，伸出一双纤纤玉手采摘茶。一面采摘鲜叶一面和乡间的后生们对歌：

是啥山头满花开？
是啥好茶独占魁？
是啥心尖招人爱？
那个仙人一手栽？
那个仙人跨海来？

凤山山头满花开，
乌龙好茶独占魁，
茶哟茶哟我心尖，



鸿渐仙人一手栽。
一品奇香枝枝秀，
蓬莱仙子跨海来！

.....

莘坪茶楼内，王士琅品过金掌柜泡好的三泡茶，一一点评：“第一泡清冽甘甜，叶如梅花，自然是‘梅占’；第二泡奇香似桂，当属罗岩村的‘黄旦’；这第三泡吗……”金大头见他微皱眉头，心里暗自得意，双手抚摸着自已浑圆的肚皮，笑眯眯地问：“怎么样？这第三泡茶，香韵奇特，你猜不出了吧？”士琅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打开潇湘扇，轻摇了几摇说：“金大头，你从哪家女儿处弄得此茶？还不从实招来！”金大头心里一惊，忙摆手说：“嘘——你别那么大声！”

王士琅一把握住他的手，四下看看说：“我别那么大声？这茶中分明有一股乳香……”

金大头忙点着头小声说：“公子说得不错，且听我慢慢说来：此茶乃是陈魁陈圣手亲自研制，据说茶叶在做青之时曾加入适量的人乳，炒制之后，故而成茶有一股乳香！”金大头看看四周，又转着眼睛小声说：“此茶是陈魁新的招牌，目的是要在下次斗茶赛上胜过‘风露’！据说，他还给此茶起了个名字，叫：韵美人。”王士琅放开金大头的手，轻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陈魁此举，实是过头。论茶，本是风和雨露、云山雾霭，天地之精品！人为使之添味，反而有损其自然之韵啊！”

金大头听了，不由频频点头：“公子虽不制茶，确真是懂得茶经之人。今日听你一言，胜读十年之书！”俩人正说着，只见隔壁桌前一位年轻的公子转过头来接话：“坐看云微起，雨从峰前来。品茗淡蕤影，闲与话蓬莱。刚才这位公子说得不错！茶如君子谦谦，人为添制芳香、乳品，不正是忘了君子荡荡之气吗？所以，陈魁虽是名贯安溪的制茶圣手，此前茶王赛，还是输给了陈家庄的‘风露’！”

王士琅听了此话，仔细打量一下这公子，见他身穿湖蓝色府绸长袍，月白夹裤，腰间佩碧翠如意环，手持一把花开富贵牡丹图的竹骨折扇，脚蹬一双黑冲呢的千层底布鞋，头戴瓜顶蓝圆帽，显得干净利落，一尘不染。往脸上看，则面色白皙，眉清目秀，活脱脱像是从画上下来的贵公子。王士琅微微一笑：“这位公子说得好！敢问公子大名台甫？”“陈风。”年轻公子一拱手，从茶桌前站了起来：“请问公子大名？”“某姓王名士琅，字尚卿！公子请过来坐。”王士琅起身答礼。



“原来是安溪县大名鼎鼎的才子!”那陈公子上下打量一番王士琅,说声叨扰,直奔过来大马金刀般坐了下来。若是常在江湖中游走的绿林好汉,这般动作则显得既威武又豪爽,然而这陈风分明生着一副富家公子白净柔弱的身骨,这样一坐,倒显得有些别扭。王士琅不由得又多看他两眼。这两眼瞄过去,陈风感觉到了,忙摸摸帽子,脸上竟轻轻现出一丝红晕。王士琅只当他是富家公子少见江湖,不以为意地拍拍他的肩说:“公子刚才吟的好诗!想必公子也是爱茶之人!”

金大头在旁赔笑说:“不错,我们店前新挂的那副对联,就是这位陈公子所赐。对了,王公子,小可我这里也有一事相求……”

王士琅见他欲言又止,抬眼问道:“什么事?你我之间,不必客气。”

“公子即将入京赶考,因而小可想请公子题写一块茶楼匾牌,若是中了状元,我这茶楼也是蓬荜生辉啊!”

王士琅听了,微微一笑:“这有何难!快拿笔墨来!”金掌柜忙叫女儿金蝉备上笔墨纸砚。王士琅铺开宣纸,笔蘸浓墨,略一思忖说:“这‘萃坪’二字,配上茶,似是不雅。我听说崇信里魏溪乡的魏饮,研制出一泡新茶,名曰‘玉萱’,据说其色明如玉翠,其味芳香甜醇,你看这匾名就叫‘玉萱楼’如何?”金掌柜抚手称妙,却见那位眉清目秀的陈公子不以为然地说:“‘玉萱’有何妙处?王兄可曾品过?”见王士琅摇头,陈风看着金大头接着说:“以我所知,崇信里陈家庄有一泡名茶,是陈三贵老爷之女珠露精心所制,此茶采摘下来,均是两叶一芽,炒制之后,绿叶红镶边,七泡有余香,其名‘紫霞’,何况说紫气东来,吉祥如意,我看你这茶楼,不如叫‘紫霞阁’响亮!”

金掌柜看看陈公子,点头笑说:“若说叫‘紫霞阁’也使得,但王公子即将赴京赶考,以王公子之才,必入三甲,公子为我题写‘玉萱楼’,他日只待公子衣锦还乡,我这楼也光彩呀!”

陈风一听,皱眉骂道:“你这个势利眼老王八!他王士琅能入三甲,我陈风难道不能?你听着,我也要去赶考!快去备笔墨来!让我为你写下‘紫霞阁’三字!”

这句话分明有强买强卖的意思,金大头心里实在不高兴,但商家讲究和气生财,因此仍赔笑说:“陈公子,这……这恐怕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快拿笔来——”陈风站起身说。

王士琅见状放下笔,打开折扇笑着圆场:“陈兄莫急!金老板,古人说,场中莫论文,既然陈兄也要去赴春闱,兴许,他能名入三甲,而我王士琅则名落孙山也未可知。我看不如这样:我呢,就题‘玉萱楼’,陈兄也题一份‘紫霞阁’,陈兄和我共赴京城,谁入三甲,金老板就用谁的牌





匾。陈兄，你看怎么样？”

陈风点点头：“这还算公平，但是——”他转了半个身子，抬眼望着楼外的天空说：“但是若你、我二人同入三甲呢？”

金大头想也不想地说：“我两个都用！”

“不行！”陈风回头说，“谁不知道王公子是我们安溪有名的才子，若和我同入三甲，就是王公子输了，牌匾只能挂我写的‘紫霞阁’！除非……”

“除非什么？”金大头有些不耐烦。

王士琅微摇折扇笑说：“除非我高中一甲前三。”

“聪明！”陈风瞄他一眼，点头赞道。金大头看看陈风，又瞧瞧王士琅：“这……这样……可以吗？”“有何不可！”王士琅收了折扇，提起笔饱蘸浓墨，笔走龙蛇写下“玉萱楼”三个大字。陈风见了，暗道一声好字，也执笔用八分正楷，写下“紫霞阁”三字。金大头眯起眼瞧瞧俩人的字，大笑说：“哈，哈！这一回，可真让我明白什么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了！金蝉，快、快！给二位公子换好茶！”

双方投笔换茶，相邀而坐。王士琅摇扇一笑：“陈公子，刚才听公子言，看来也是喜茶之人。不知公子所讲的‘紫霞’，公子你是否品过？”陈风笑答：“我如果没有喝过，怎知这泡茶风韵绝佳？”他说着，小心翼翼地怀里掏出一泡茶说：“诺，这就是‘紫霞’。此茶生于溪峰紫霞崖峭壁之中，终日不见阳光雨水，全靠晚霞和露水生长，乃是极为珍贵的无阳茶。”陈风说着，把茶放在桌上向王士琅一推：“这泡茶，由陈家庄陈三贵之女儿露亲摘茶青，精心研制而成，品味更胜‘风露’一筹。小弟适才听闻王兄即将赴京，我就把这泡茶送给王兄路上品尝！”“多谢了！”王士琅收过茶叶，似是想起了什么，看着陈风又说：“陈兄，我听说陈三贵老爷的女儿生得绝代佳人，又是色艺双全，这些可都是真的？”陈风半低了头，小声说：“王兄问这个干什么？”王士琅哈哈一笑：“想必陈兄见过这位珠露小姐，我若有缘，也要会上一会，想看看她是怎么个色艺双全呢！”说着，起身从白布包袱里取出焦叶琴又说：“陈兄，今日一见，三生有幸，且让士琅弹奏一曲《飘然茗草香》，请陈兄指教！”说着潇洒操琴，放歌评茶：“茶兮魂兮精神在，众人千浊我可醒。待客茶当酒，山留水也留。一杯明双目，二杯润喉吻；三杯清肺腑，茶香注心头。奉茗酬知己，放歌倍思亲。七泡有余香，刘伶得闻雷霆风！……”

正弹奏间，只听“嗡”的一响，竟有一根琴弦断了。王士琅微微一怔，陈风不由说道：“王兄，这弦断了！”

王士琅手捻着断弦，极目眺望着远方：“是啊！弦断了，这说明此时

此刻，一定有人和我有同样的心情，唱着同样的歌。”

陈风听了，心里一甜。原来这位陈公子，便是他自己口中说的陈三贵老爷的小女儿陈珠露所扮。

因为前次在陈家庄斗茶赛上，珠露所制“风露”茶小胜陈魁所制的“韵香”。而陈魁不服，约定下时间双方再比。陈三贵听说陈魁已经研弄出一泡“韵美人”茶，便教女儿进一步研制“风露”。这天，珠露研成一泡新茶，取名为“紫霞”，想到凤城镇里，唯有金大头的茶楼气派高大，是人来人往的信息集散地，便携了茶叶女扮男装，悄悄来到金大头的茶楼，准备让金大头代为推销品尝。于是，巧遇了王士琅。

“那么，王兄准备几时进京？”她抬眼望着眼前英俊潇洒的男人说。王士琅微微一笑：“就在今日！陈兄是否和我一同进京？这样，我们路上相伴，也好说话。”她犹豫一下，张口说：“小弟这几日还有些事要处理，王兄，咱们京城再会！”说完，一拱手，径自下楼去了。金大头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哼了一声，走过来冲王士琅一笑说：“也不知是哪家的纨绔子弟，你听他好大的口气！”王士琅笑笑说：“年轻公子，自然恃才傲物。老金，说不准人家还真中了状元，给你的小店增光啊！”“他？他能比得过王公子你去？！我看他是‘炒熟黄豆大家尝，炸碎铁锅自倒霉’，公子，这有五斤上好的茶叶，请你带在路上喝，也算我一片心意。”

王士琅别了金大头出了茶楼，便去找七哥儿，不想七哥儿正和一卖茶的老者斗嘴，细看那老者，竟是号称无所不会的钱半厘。他忙拎着金大头所赠的五斤茶叶，笑着走过去说：“原来是半厘先生！七哥儿，不许对半厘先生无礼！”七哥儿听了，扭头说：“公子，七哥儿只想买点茶给公子路上喝，倒不想这老先生只说不卖！”王士琅举举手中茶说：“你看，我这手里拎的是什末？七哥儿，车雇好了吗？雇好了咱们就走吧！”俩人转身欲走，只听钱半厘连声呼唤：“公子，公子！王公子！王公子即将远行，就不测一个字吗？”王士琅回头，见茶车的大旗上写着“无双秋香金乌龙”八个大字，不由得笑道：“半厘先生，今天你明明是个卖茶的，怎么又变成算卦的了？”

钱半厘不慌不忙，伸手将旗线向上一挑，“无双秋香金乌龙”几个字翻卷上去，露出后面“神机妙算半厘仙”七个大字。七哥儿见了哈哈大笑：“瞧瞧，刚才是下棋的变成卖茶的；现在又由卖茶的变成算卦的。我看你不要叫半厘了，你叫钱三变算了！”钱半厘一晒：“无有半厘何致千里？敢问王公子，你刚才是否为莘平茶楼题写了新茶楼名？我这手中便有一泡茶，与你所题楼名一致！”

“噢？”王士琅颇感兴趣的一笑：“你说说看，是什么？”

